

智學法師主講：日本留學點滴

／本刊編輯室摘輯

智學法師，法光佛研所第二屆學生，冉雲華教授弟子。後遠赴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，以五代永明延壽為論題，獲博士學位，現返台灣。下學期法光將聘請她任「佛教與文化」課程的教授，先以唐五代作為時間範疇，來就「佛教文化」這個主題貢獻所學。本期依智學法師於四月二十八日於法光所作的「所知所見所聞——留學點滴」講演，該次講演智學師以流暢而清晰的口吻，娓娓道來在赴日前後的準備，與於留學國家適應和需注意的事宜，相當豐富且精采，對於在台灣學生，頗有「他山之石，可資攻錯」之用，本刊特地摘出其切要之處，以饗諸位讀者。

出國留學對自己的價值

要出國留學，先前一定要問自己的是：為何要出國，那個國家最適合你，然後再找到自己的答案。過去我在法光，透過老師們的教學、傳授，逐漸瞭解到國外學術信息。法光傳統的學風，是相當苦讀的，但不是念死書，也鼓勵學生與老師互動，主動提問。在佛研所念書，得到的問題，不是每個皆能獨自解決，這時就要如同《華嚴經》善才童子五十三參，廣泛求得善知識，饒受法益。當然，出國也是一個好的參訪門道。這時就要看自己的個性和興趣，可東行（到日本），也可西行（到歐美、印度等），總之看自己的因緣而定。

留學的幾點原因

人生往往有各個階段，前面是準備期，吸收期，這時候若準備得紮實，就可說是為下面的收成期、貢獻期做出準備，但條件是要努力跨越過學習艱難的關卡，且要趁年輕時儘早進行，才不至因年紀大諸事牽絆而難以成行。出國留學可有如下原因：

一、*測試自我*。多給自己一些機會，以後才有能力給別人一個機會。首先要認識自己的心態。要出國留學，價值足夠嗎，絕對不要趕時髦，然後得不償失。至於如何選定留學國家，以我自己為例，在法光時我跟冉雲華老師學，有興趣在中國禪宗，而我同班同學自運法師則想要研究原始佛教，所以我選擇日本，自運法師選擇英國。出國前我們曾聯袂到書店找留學國家的資料，希望多找一些留學國的文化風情、民俗、習慣等資料，但可惜的是，覺得找到的東西太泛觀浮覽，份量不夠了。我認為，出國前一定要對留學國有如實的知見，要打破幻想中的印象，現在網路很發達，最近全球網站總數已超過七千萬個，當可以比我那時候更快更新的檢索出所要的資料。

二、*對留學國的學術行情要有深入的認識*。除了對留學國要瞭解外，對自己選擇的指導教授的文章也要善加閱讀，如此才容易瞭解在出國前要優先補強些什

麼，在與老師事先通信時也比較方便。

三、*加強語文的學習與練習*。我在台灣是中文系畢業的，學日文也才三、四年，要加強語文，除法光的課程外，我還在所外每週上日文課。語言學習，要點在「聽」、「說」、「讀」、「寫」，要做學術研究，剛開始重點在閱讀方面，我第一次閱讀日文，是讀柳田聖山在《印佛研》發表的〈祖師禪的源流〉，是關於馬祖禪的文章。學問若要日進，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」這句話很重要，在國內先紮實地自我要求，到國外才不會鬧笑話，所以重要的論文最好要每段每字的細看，瞭解作者的意思，不要硬猜。另外，如果有留學需求，則聽、說、讀、寫四方面都要注重，我們那時候學日文，要特別去租片，才能創造出有培養聽力的環境，台灣現在比那時要開放得多，有第四台，每天安排一段時間練習，日積月累，必有小成。

學語文一定要膽大心細，敢講、除了要懂文法，還要注意對方的習慣用語。至於日本語言能力測驗，報考時間在相關雜誌上會有刊載，要事先注意。

經濟上的管道

四、*經濟上準備*。現在日本經濟不景氣已有十年之久，他們也在討論將國立大學法人化、私人化，也就是要「自負贏虧」，但目前尚未定案。公立大學，受業料(學費)可減免。在日本可以一面打工，一面唸書，生存機會自己創造，可以兼家教等。所以，不用把五六年的學費存滿了，再做出國打算。

另外，也可以考慮報考公費留考，據我所知至少有兩項：

1・中日文化交流協會。但因日本人認定台灣人比較富裕，所以對台灣留學生的補助不及對大陸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，但不無小補，待兩年之後，就得為以後的生計作打算。

2・台灣教育部的公費。

也可先出去，再申請獎學金，但有年齡限制：相關獎學金都會考量「你能回饋社會的年限有多少」，過去在法光，冉雲華老師特別向我強調這點，所以就算你非常優秀，能力相當強，他們考慮時還是會先發給較年輕的學生。在日本，通常給獎學金修士在三十歲以下，博士在三十五歲以下，另外還有一個相當於台灣扶輪社獎學金，則較寬優，年齡設在四十歲以下，且名額相當多。

在日本醫療實行健保，留學生被視為無收入者，一年一千元，所以生病是可以忍受的事情。東京大學每年提供學生身體檢查一次。

生活面上的甘苦談

五、*生活和心理上的適應*，在日本，有它傳統的一面，也有它尖端、現代的一面。往往他們最傳統、最核心的東西，就如同日式的老房子，保留一個避免隱私外洩的玄關，主居室是很難為外國人所分享的。在日本最初兩年，老覺得打不進日本人的圈子，總覺得自己被視為異類，大多數時間都一個人悶著頭在圖書館讀書。在日本，交換信息和人際關係相當重要。外國學生若要與本地生聚會，也

可以讀書會的方式，接觸交流。但聚會地點會在「居酒屋」，付錢的方式，又是平均分攤，所以通常相當昂貴。這對經濟並不寬裕的留學生來說，就是一個「兩難」的局面了：若不出去，就沒有機會和他們分享資訊、進行瞭解；若去，要經過一次、二次、三次.....的機會，才能較為熟絡，才得以認識朋友。所以要如何拿捏，真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只有靠自己來衡量了。

另外，外國留學生剛到日本，還必須在心理上作自我調適，最好要「樂在其中，珍惜福份」譬如問路，尤其在東京，一般人似乎不願和宗教人士多打交道，多次遠遠地就被拒絕了。這時心理上自然覺得很孤單，覺得被排斥在外。這情形一直到寫修士論文時，受到一位日本朋友熱心的幫助，潤飾論文，就是因為他的幫助，才使得自己延長在日本的學業，繼續攻讀博士。留學生活中「雪中送炭」的感覺，最讓人難忘，從而產生繼續奮鬥的意志。這點提醒我，在台灣若看到外國留學生，在必要時一定不要忘記適時伸出援手。

到了留學末期，我學會了入境問俗，這不是學日本僧侶吃葷喝酒。像在日本送人禮，受禮人一定會當場打開、讚美一番；日本人講話，不會當面拒絕，要留意他們的臉色和語氣人脈關係在日本極為重要，這點對想到日本深造的人一定要特別留意。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

留學時還是可以安排生活「鬆緊交替」，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，旅行見聞，往往會讓你多瞭解這個國家的文化。各位如果經常打開電視，也可以看到「日本之旅」之類的節目，但內容多半著重在吃喝玩樂方面，而不夠實在。NHK 製作過一系列的節目，介紹各地的小人物、小景緻，做深度報導，內容已經從「日本」這個大地方放到「地域文化」上，讓人看了，好像對一些習以為常的地方有了新一層的認識，你到國外留學，放假時若有機會旅行，也可以把目標訂在挖掘少為人所知的人、事、文化、習俗、景緻上，把心念如此計劃，相信你到了當地，當會觀賞、聆聽、體會得更仔細，也會比一般走馬看花來得更心得。

日本是個四季分明的地方，有句禪偈：「春有好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」，日本大致就是如此。春天「賞櫻花」，夏天「看花火(煙火)」，且在全國各地輪流放，很特殊，讓人覺得煙火自有生命；秋天「賞楓」，聽說京都最盛，讓遊人動容、冬天就是「滑雪」了，四時之間在忙碌過後出外走走，可以轉換心情。對於工作壓力大，容易「過勞死」的民族，是一個紓解緊張的好方法呢。

較嚴肅主題：日本佛教研究

皆下來我要較正經地介紹一下日本佛教的學術訓練，一般日本大學院上課，以解讀原典為主，有時與前年一樣的課名，內容由老師主導，所以常常更換。例如我老師木村先生，專攻華嚴、為我上一年《宗鏡錄》，《十二門指要抄》，同學們輪流解讀，每人每次份量大約是《大正藏》一頁中的一、二欄，雖不多，但有時得對照梵文本、藏文本等，基本上學生報告時，以原音發音，如看《大正藏》，

就得以中文發音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……」，報告前得發講義給大家，把對出來的部分和問題作扼要的說明。老師並不負責教導發音，因為那是大學院生自己的功課。所以班上日本、韓國同學會請中文為母音的同學為他們先錄音，他們再回家練習。

選讀寫本，老師也會指導上面的符號的讀法，如日本寫本，上面會有一、二、三等標示出閱讀順序，老師要學生自己摸索，不會先說，讓學生自己揣摩。

在日本人文科目的研究方法是「打開來」的，日文叫「多分野」，與中文的「科際整合」，類似，另一方面又嚴守傳統「文獻學方式」，有幾分證據，說幾分話，這方法有好處，也有缺點：缺點是蠻焦著於文字的，中文經常用虛詞，來湊合字數之美，如四六對句，他們往往要強為解釋。但因時常得查字典，避免用後代的用字來解釋古代文獻，也使得他們治學少犯想當然爾的錯誤。

日本學者個性：自己獨立研究，不服輸，查單字甚為仔細，每個字皆標音，字字注意，絕不馬虎，且重視團隊，如龍谷大學就相當注重 team work。學者聚會大可分成兩類，一類是「讀書會」，較短，用來交換新知、資訊，各學者輪流負責主持，如我參加過的《祖堂集》等讀書會，事先就要先搜集、分發資料，主講等；再來是「研究會」，時間較長，少則二、三人，多則六、七人發表，以「印佛研」最大，每年二、三百人發表，主辦單位可以訂定特定題目，對學者是腦力激盪最密集的時候，同一時間分成數場。且同一場內儘可能在一主題下找到不同領域的學者來各陳己見，如去年召開的「佛教生命觀」，會場就安排了研究「中國佛教」、「印度佛教」、「農學」、「醫學」的教授，分別就所學所見來發揮，他們所講的內容往往包含不同的層次，可以互補，也可以讓與會者在會場見識到別的領域學者的經驗和見解，而開括眼界。

像日本人稱嬰靈作「水子()」，對這個議題可以從社會的男女關係、醫學、到佛教的層面來討論，在日本，我覺得見識到這些「多分野」的會議，無形中也會打開學者關心的視野，為他們平日在小小研究室中案牘勞形的生活充電。

日本學人的國際觀

日本人有所謂「東洋學」和「西洋學」的劃分法，將中國佛教設定在亞細亞文化研究的一環，而東亞文化圈，以佛教來看視為同一個區域，包括中國、韓國、日本等。目前據我所知，韓國學者，留學美日的很多，且關心層面不限在韓國，而台灣，在我留日期間，似乎只有一位留學生研究日本佛教，更不用談將關心的視野擴大到韓國佛教了，這顯示出台灣學界研究角度的狹隘。如我研究的永明延壽，他的師長曾幫助天台復興，當時吳越王問典，得知部分典籍在中國因毀佛而失傳，但還保留在韓國的寺院中，乃遣使赴韓國求法，當時中、日、韓佛教的交涉相當興盛。在宋朝滅亡後，許多僧人東渡日本，這些現象還有許多細節是不為人所知的，當然，還有越南、泰國、馬來西亞，本地對此關心得還是相當不足，日本學者多少注意到，但成文著作還是不夠的。台灣出家眾多以弘法自任，只有

理解以前的歷史研究透徹，才能瞭解當代人的心，他們比較需要什麼「法」？這點也將是我回國來所將致力之處。